林獻堂的終戰觀察

文／黃富三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副研究員）

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突然廣播無條件投降。林獻堂是臺灣社會文化領袖，長年有寫日記習慣，留下親身觀察記錄之見聞。

▲林獻堂（前排左三）與臺中市各界歡迎國府宣慰特使。（圖片出處／《台灣霧峰林家留真集》，1995 年）

天皇玉音廣播與日人反應

昭和天皇宣布投降，用詞古典，一般臺灣人未必聽懂，經輾轉相告方得知，社會平靜，普遍感覺是終於停戰。仕紳階級早預感日本將戰敗，未料如此之速，林獻堂在日記輕描淡寫：「**嗚呼，五十年來以武力建致之江山，亦以武力失之也。**」

8月16日與長子攀龍往會臺中州知事清水七郎等官員，商議治安維持問題，當晚陳炘來電希望成立純民間組織。17日陸續有地方官員、仕紳來請求成立治安維持會。18日召集族人商議維持會綱領，許丙、藍國城由臺北至臺中參加；次日邀同往上海、南京會見國府要人，並同往見諫山春樹參謀長。

20日，代表往見總督安藤利吉等高級官員，總督表示將遵約做好移交，如橋梁修繕、軍屬救恤、武裝解除等，詢問過渡時可能發生問題之處理，均獲承諾合作，可見日本官員態度溫和穩健，渴望和平。日本平民雖驚恐，但心情平靜，部分人甚至希望留臺接受中國政府統治，但30萬日軍裝備仍齊全令人擔心，經總督告誡後，除部分少壯軍人稍有不服外，多無激進言行。

仕紳關切臺灣未來，8月21日起陸續聚集商談時局，得知日本官員與日軍會順利辦理移交，其後須了解國府對臺灣仕紳的政策。9月14日被詢問安藤總督可否續住臺灣，答以回東京為上，顯然了解總督續留臺灣可能成國府與臺灣人棘手問題。9月21日石橋警察部長告知，稱近日人心惡化，賭博、打警察、役場職員，請他協助安撫。

中國行意外見聞：疑懼潛藏

林獻堂心向中國，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委曲求全，忍辱負重，終於等到日本投降，內心充滿對臺灣未來的期待。8月21日再會清水七郎等地方長官，提到中華民國有聯省自治之說，認如實現，臺灣亦是聯省自治之一，日、臺可協力發展將是萬幸之事。唯左翼人士另有主張；23日，楊貴、李喬松持解放委員會傳單來訪，林婉勸勿輕舉妄動。

8月25日林夔龍、張星建等來談日臺關係與解除30萬日軍之事；30日，林猶龍與臺灣軍牧澤義夫少佐來勸前往南京，歡迎行政長官陳儀，慨然答應。31日至臺北，與許丙、林熊祥等會諫山，午後飛往上海，赴福田海軍少將官邸，並與臺人仕紳陳重光等相會。9月1日與林熊祥、許丙、辜振甫、張月澄等往會李擇一，回稱不知陳儀在何處；隨後見楊肇嘉、陳重光等。3日，與陳重光、辜振甫再會上海臺紳談組織同鄉會事。陳請林勸各派同組，楊肇嘉等反對。臺僑關心臺灣未來，盼可扮演一角色；林獻堂較慎重，不希望得罪國府官員。

9月5日、7日，林獻堂聞言國府希望他至南京出席受降典禮，決定與辜振甫同行，乘機至南京，先見諫山，後見陳炘、羅萬居等。諫山稱他是臺灣軍代表，其他人不必參加9日受降典禮。隨後見葛敬恩祕書長後，暢談接收後政經等各種問題。10日見何應欽總司令，被問何以未參加受降典禮。

林隨後飛回上海，與旅滬臺灣仕紳相聚，他們極關心臺灣政局，甚至擔心有亂局。陳重光力言臺人須組一金融團體抵抗浙江財閥，「不然將來必大受經濟之壓逼」。13日返臺，在機場見美國飛機十多架均優於日機，反映科技差距是日本敗戰一大主因。

9月18日，郭國基、洪約伯等來請組織臺灣國民黨，林未回應。19日林荊南來訪，提出日治時被強制買收之土地應歸還，晚間至劇場主講赴中國旅行見聞，20日再至臺中樂舞臺演講兩星期見聞與所感。晚宴席上他鼓勵組一團體集資以備未來之用，陳炘提議組一企業公司，資本一億萬元，50餘人皆為發起人，此即成立大公企業公司源起，也是抵觸陳儀政策，228事件後遇害起因。

9月24日林猶龍自臺北回來，稱林熊祥、黃純青、杜聰明等欲組一政黨，請出任黨魁，林以年老拒絕。12月1日國民黨臺灣省特派員李翼中邀入黨，欣然同意。12月2日請人教國語；12月13日與三子雲龍出席入黨典禮，1946年7月4日方接到黨員證，介紹人陳立夫，可見國府亦設法籠絡，林樂意效忠。

國府接收臺灣後之劣行：美夢初醒

然而，軍政人員胡作非為接二連三發生，如蔡繼琨少將命20多名士兵持槍包圍農會強奪米糧，有人建議赴臺北上告，林回「當此不講理之時，雖告訴亦無用」，蔡甚至不承認省政府有借出1,217包米，林甚感不快。林被勸組成致敬團上南京，卻被陳儀百般阻擾，「我本將心向明月　奈何明月向溝渠」是其內心寫照。

林獻堂目睹國府接收的統治慘狀只冰山一角，卻無可奈何，祖國夢醒，深覺愧對同志與同胞。1949年申請赴日觀光、養病，以政治受難者身分長居，終老異鄉，1955年死後歸葬臺中故鄉。